

## 我的二舅

◎王广辉(河南鲁山)

今年农历七月十四,是二舅一周年忌日,父亲母亲带着我们兄妹到二舅坟前烧纸祭奠。

到坟前发现已经有人烧过纸。惊讶的我问:“这是谁烧的?”母亲说:“昨天家里忙没来。”父亲接着说:“可能是那个老婆儿烧的吧。”我说:“我舅去世叫她都没来,她咋会烧纸?”

老婆儿正是二舅的后老伴,半路夫妻,搭伙过日子的那种,共同生活了十几年,但没有领证。父亲说:“你舅五七忌日时,她一个人来坟上烧纸,哭得可痛,附近有人见了。”

二舅兄妹三人,母亲是老三,他们的大哥十几岁因车祸致残,没有成家。二舅有过短暂婚史,也无一儿半女。

二舅生长在旧社会,吃了不少苦。虽然二舅平生朴实肯干,但由于家庭条件差,结婚后不久,二娘子就离家走了。

新中国成立后,年轻的二舅在大集体的时候当过生产队长,他总是带着大伙儿干在前头,提前、超额完成大队的任务,是全村全乡的劳动模范。帮人做事不图名,二舅还是无名英雄。邻里谁家劳力少,吃水不方便,他就起早贪黑给人家挑水。谁家的粪没上地,或者地里的粪没撒,他就夜里给挑了、撒了,也有不少说媒的,受婚姻打击的二舅再也未娶。

二舅一生务农。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以后,除了自己的责任田之外,给邻居帮忙成了他生活的重要部分。他帮人干活,不要报酬,不吃人家一顿饭,不抽人家一根烟。该割麦了,有邻居招呼一声,他就磨好镰刀,去得比人家还早,干得比主家还快还多。他干了半天也不歇歇脚,喝口水,弄得人家都不好意思了。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他七十多岁,有邻居实在看不下去了,就在村里发话:“谁也不能再找刘叔帮忙了,这么大年纪了,又不要钱,不给钱谁也不能再找了。”

外公外婆和大舅先后离世,二舅一个人生活。我的父母也多次让他过来一块生活,也好有个照应。二舅说啥也不肯,怕添麻烦。为此,二舅两次要撵走在医院照顾他的妹妹。

二舅年纪越来越大了,同村独居的陈姨虽然有两个儿子,但均没成家,长年在外打工,有腿疾的她也没法种地,生活艰辛,有人就撮合他们一块生活。

他们在一起的十几年里,一块下地种田,一块上街赶集,一块生火做饭。虽然生活清贫,但相互也有个帮衬。

让人不能接受的是,二舅这几年心脏不好,隔段时间就得去医院治疗。每次都是父亲母亲和我们兄妹几人办理入院、陪护,直至出院。陈姨好像漠不关心。也许她腿疾不方便,或许年龄大不识字。但就连二舅去世,办理后事也没见她一面。这让我们暗暗觉得,半路夫妻真是无情无义。

这次上坟祭奠才知道,这位曾与二舅生活十几年的老伴对二舅不是漠不关心,她一个人在二舅五七忌日痛不欲生的情形,让人感觉到可能她的感情在心里,她的爱是另一种表达方式。

秋雨后的树荫下,已有习习凉风。知了不停地叫,夏天还没远去。太阳当空下,农夫正忙着薅花生、割芝麻,丰收的季节到了,也许只有二舅和她才能真实地感知他们十几年相濡以沫的晚年幸福生活。

## 柿子红了

◎张勇(陕西咸阳)



柿子红了的时候,我常跟在爷爷身后,问什么时候摘。爷爷默默摇摇头,我就不高兴了,撅起嘴巴,惹得爷爷哈哈大笑。

柿子渐红的时候,小孩子们会在柿树下仰望,这时候大人不允许采摘。于是我们寻找机会去柿树下,谁先看见红柿子谁就爬上去摘,其他小伙伴十分眼馋。如果无法攀摘,大家就用石块土块打,打落的红柿子接不住掉到地上摔烂了,大家就会唏嘘叹息半天,可惜可惜……

我们一大家13口人,住在老屋,爷爷是一家之主,自家那4棵树上的柿子啥时候摘由爷爷定。柿树有大碗口那么粗,枝繁叶茂,柿子由绿转红之后,我几乎天天去看,看是否有被鸟雀咬过的红软柿子,看别人是不是摘了柿子,看柿子是否红透了,然后告诉爷爷,期

待他下令摘柿子。爷爷也来看过之后,收拾好顶端带夹子的长竿,让我和叔父们拿上背篓、竹篮摘柿子。那四株柿子树光照好,年年柿子一串一串,压弯了树枝。爷爷喜欢在树下握着长长的竿子,然后轻轻一转,夹下来一串柿子。我学着叔叔的样子,脖子上挂个布包,攀上树,拽住树枝将其弯向自己,一只手抓着,另一只手摘,然后将柿子装进胸前的布包,包满了,就用绳子吊下去。我发现软柿子时十分高兴,剥去红皮,轻轻一吸,那个甘甜十分爽心。

待他下令摘柿子。

爷爷也来看过之后,收拾好顶端带夹子的长竿,让我和叔父们拿上背篓、竹篮摘柿子。那四株柿子树光照好,年年柿子一串一串,压弯了树枝。爷爷喜欢在树下握着长长的竿子,然后轻轻一转,夹下来一串柿子。我学着叔叔的样子,脖子上挂个布包,攀上树,拽住树枝将其弯向自己,一只手抓着,另一只手摘,然后将柿子装进胸前的布包,包满了,就用绳子吊下去。我发现软柿子时十分高兴,剥去红皮,轻轻一吸,那个甘甜十分爽心。

爷爷将摘的柿子分成几份,我们各得一份,爷爷也会给自己留一些柿子,放进自己炕边的一个木箱里,一排排一层层摆放得很整齐。

母亲将一串串柿子全都挂在房间墙壁上,睡在炕上就能看到它们,我时常笑着进入梦乡,那鲜艳的颜色,也染红了我童年的梦。

我几乎每天都要摸摸墙壁上挂着的柿子,只要有软透的,就会高兴地告诉母亲。不是软一个就能吃一个,我们姐弟四个,得等到至少软四个才能分着吃。我特别喜欢吃柿子拌炒面,母亲将面粉炒熟,再摘几个软乎乎的红柿子,剥掉皮,放在碗里搅拌均匀,真好吃。

爷爷经常翻看他那木箱子里的柿子,等我们都快吃完了自己那份,爷爷才会给我们吃他那份。我们兄妹几个常想在爷爷不注意的时候偷吃一个,可是往往不能得逞,馋嘴的我们只得缠着爷爷向他要。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乡村生活好了,红红的柿子也就不那么珍贵了。但是每到柿子红了的季节,我就会想起往事,那份甘甜记忆犹新,那样让我开心。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乡村生活好了,红红的柿子也就不那么珍贵了。但是每到柿子红了的季节,我就会想起往事,那份甘甜记忆犹新,那样让我开心。

## 种哥

◎杜光松(河南平顶山)

种哥是我在河滨广场认识的老乡。广场中间有几棵高大的法桐,树下有健身器材。那是夏天的一个傍晚,我去那儿乘凉、健身。

一个六十多岁的男人穿着白短袖,个子不高,眼睛不大,说话很干脆。经过攀谈,得知他来自农村,在市里打工,租住在附近,他的村子和我的老家隔了一条河,因此就多了一份乡情。

见面多了,就熟络起来。我问他姓啥,他说姓chóng,也就是“种地”的那个“种”字。这是一个多音字,我有些惊奇,这个姓不常见。他说你不是看过《水浒传》吗?那里面就有这个姓。我忽然想起来了,和尚鲁智深曾与九纹龙史进说起老种经略相公和小种经略相公,哥哥叫种师道,弟弟叫种师中,这两人是北宋名将种世衡的孙子,都在西北边境出任经略安抚使。

种哥说,俺也算是名将之后,可出生在农村,没啥本事,只能在

家种地。改革开放了,就跑出来干装修,一干就是三十多年。现在孩子们都长大了,吃喝不愁,没事就出来闲玩。

我听了,感觉种哥不一般。你看,他的眼睛虽小,可忽闪忽闪的,透着精明能干。说话不紧不慢,但句句说到点子上,有一种阳刚之气。

他很少回老家,几亩地早不种了,整年在市里干活,妻子来给他做饭。那些年,他凭着诚信和力气也赚了一些钱。

他有一儿一女,说起来很自豪。两个孩子都在深圳工作,都已成家立业,还在那里买了房。女儿上初中时,被迫辍学。当时种哥得了一场大病,花光了积蓄。病愈后,种哥重操旧业,手里慢慢有了钱,就供女儿上技校学电脑。女儿很争气,毕业后去深圳闯荡,如今在联想公司上班。

种哥说小时候咱上不起学,孩子们学习的事儿帮不上忙,只能靠

他们自己。他的儿子在女儿的鼓励下考上郑大,毕业后也去了深圳。

种哥说,儿子一米八的个头,能说会道,善于管理,如今在一家快递公司工作。他学的专业是物流,刚好对口,很快就成了中层管理人员,月薪四五万元,还经常出差东南亚。他在南山区花了490万元买了一套房子,不过才60平方米。

我说种哥,你虽说是个农民,但你可不简单,把一双儿女培养成才,那可不容易啊。

种哥说,当初儿子买房,他把一辈子辛苦赚的50万元全部拿出来了,还对儿子说以后再也不要向家里要钱了,全指望儿子自己赚。种哥说,孩子们也真争强好胜,所有的一切都是干出来的。

后来,有好多天不见种哥,我有些失落。经打听,原来种哥闲不住,又给一家幼儿园当保安去了。这种哥,放着清福不享,真是干活的命。

